



## 帶著春捲，走到山的另一頭

清明時節雨紛紛，雨不大，銀絲織成的雨簾子密密的掛在窗前，掀也掀不開。大地隨雨朦朧，眼前模糊似乎也就情有可原了。

下雨時，我正獨自在廚房裡準備春捲的材料。家裡吃春捲是非常講究的，這份講究據說是從外公傳下來的。外公愛吃，而且懂吃，每到清明，他總會手把手帶著我備料，從採買、煮料到上桌，一年年都是如此。

雞蛋要熱鍋冷油，小火慢煎、豆芽菜要滾水才下鍋，下鍋前加點醋，起鍋時一定要泡冰水、芹菜要切成小小的末、豆干、紅蘿蔔、杏鮑菇都要用菜刀切成細絲，香腸跟豬肉要片成得薄、高麗菜切成小塊、油麵燙熟拌醬油炒……

外公做春捲的訣竅，到如今我仍倒背如流。我也還記得每年包好春捲，外公總會吩咐我帶著兩卷春捲，到後山去拜帝爺公。

帝爺公就是玄天上帝，祂住在我家後頭一座小山丘的山腳下。玄天上帝沒有穿鞋。祂左腳踩龜、右腳踩蛇，右手握著一把高舉的劍，威風凜凜的向外看。



「你要跟帝爺公說你是誰，叫啥物名，住底叨位，請祂讓你出入平安，莫拄著歹物阿。」外公摸著我的頭，眯著細長的眼睛說：

「帝爺公最厲害的就是降妖伏魔，所以這個山頭才會這麼平靜，你才能乖乖長大。供潤餅的時候要跟帝爺公說多謝，知某？」

還小的我懵懵懂懂，對於「降妖伏魔」這四個字還很陌生，想像中的帝爺公是台灣的超人，而且不用電話亭就可以救人。更重要的是，祂厲害到能守護整個山頭，讓我晚上不會看到虎姑婆或者魔神仔。

據說，我家的後山又叫做「陰陽山」，照得到太陽的這一頭是陽，照不到太陽的那一頭是陰。從陽到陰只有一條路，陽的路是水泥鋪的，陰的路只有黃沙跟石頭。陽的路上有芒果跟龍眼，陰的路上有甚麼，我以前從來不知道，因為只要看不到水泥路，外公就會帶著我往回走。外公說，在好久好久以前，這裡並不平靜，住著好多虎姑婆跟魔神仔，他們晚上都會來抓小孩，直到帝爺公來了，跟他們打了三天三夜，把他們打敗以後，他們才不敢出來抓小孩。

花生粉要去買整顆的花生回家炒。炒過的花生要分成兩半，一半仔細地輾成粉，一半則輾成小顆粒就行，最後再跟糖粉拌勻。



## 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帝爺公愛吃甜、愛吃有顆粒的花生粉，這些事都是外公說的，我也沒得求證，只知道從有記憶以來，包給帝爺公的那兩卷春捲都會特別灑三匙花生糖粉。有時候外公會偷偷多灑一把糖，如果母親看到了，就會唸外公：「爸，你血糖那麼高，還吃這麼甜？拜託，卡聽話好麼？」外公則會不服氣的說：「這是供神的，呷落去平安勇健，哪有要緊？」

通常母親是說不動外公的。再說了，我也是站在外公這一邊，因為供完帝爺公的春捲都是我跟外公一起分著吃，小時候的我可真恨不得整個春捲裡面只包花生糖粉呢。

拿兩張春捲皮放成文氏圖作底。將一張春捲皮剪成四個扇形，拿出一個扇形鋪在兩張春捲皮中間，在扇形上面撒花生糖粉，灑完再放上一塊扇形，就能開始包其他內料了。內料的水必須瀝乾，春捲皮才不會這麼快破掉。

「供神的物件要放十五分鐘，神明吃完了，才能收下來。」外公總是這樣交代。等帝爺公吃春捲的時間，外公就會帶我上山去走走。

到後山去，除了帶春捲，也帶透明瓶身、紅色圓蓋的小罐子。



那是外公買給我的糖果罐。糖果吃完後，罐子的圓蓋上就會被我密密麻麻的戳滿小洞，拿來當我專屬的昆蟲箱。

「我這次要抓到後山最大隻的鳳蝶！」每一年，我都高舉著罐子宣誓著，可惜念佛的外公從不幫我抓蝴蝶，滿肚子糖果的我也永遠追不過滿肚子花蜜的蝴蝶。

蝴蝶飛著，蜜蜂也飛著。水泥路旁開滿了一叢叢的花，從腳下一路開到天邊，有大花咸豐草、小花咸豐草、黃花酢漿草、紫花酢漿草、鯽魚膽、三角葉西番蓮……知道名字的多，不知道名字的更多，有紅的、黃的、紫的、白的、有結果的、沒結果的、會香的、不會香的……

山上的龍眼花開得更好，高高的龍眼樹盡情的舒展碧綠色的手臂，手上擎著一簇簇的、向著天的黃花，風一吹，滿山成的金粉飄亂如雪，落在肩頭。土芒果總是早一步掛著一串串青黃色的果子，偶爾有幾棵提前熟的芒果跌落枝頭，有福的人就會把它撿起來，先敲一敲、打一打，再往衣服上擦一擦，最後在尾端咬一個小洞，狠狠的一吸，一股腦的芒果香跟甜往腦門嗆去，甚麼煩惱也被沖得全忘了。吃土芒果，最好吸的滿嘴滿臉滿手都是金黃色的芒果汁，至於弄髒的衣服，那就是回家後的事情了。

外公是有福的人，每次到後山去，外公總能撿到好多好多的土



芒果；而我是最有福的人，每次到後山去，總是顧著摘倒地鈴，把膨膨的倒地鈴「啪」一聲拍破，挖出裡面的種子往外面丟。等我玩膩倒地鈴，外公早就揀完了土芒果，他手上的選過、敲過的土芒果全部都歸我。等我吃得全身黏答答、甜兮兮，惦量胃裡剛好還能再塞一卷春捲後，就把手上的罐子拿出來裝芒果。

外公會蹲下來抱著我，拿衛生紙擦我的嘴、我的臉、我的手，再幫忙把芒果裝滿罐子。

每一年，昆蟲罐裡裝的都是土芒果，一隻蝴蝶也沒裝進去過。

內料放好，春捲外圍的皮往中間折，再從尾端向上捲，捲到底時挖一點芥末，抹在封口處封好，將春捲放進塑膠袋裡捲好，就能帶著吃了。

我帶著兩卷春捲，再次回到後山。玄天上帝廟依然坐落那那兒，下午三點，廟門大開。一卷春捲恭敬的擺在玄天上帝的案前，帝爺公的臉被香燻黑了許多，只有眼睛還是跟我童年記憶中的祂一般有神。

離開了廟，走進後山，這一次，我要獨自拎著春捲，走到山的另一頭，走到外公以前從不讓我進去的禁地。



我的外公以前走過這個山頭，現在葬在這個山頭。

路上的雨沒有停，路旁的芒果跟龍眼也還沒熟。

陰的路上沒有虎姑婆，也沒有魔神仔，只有一排排青斗石做的墓碑跟一堆堆的墓塚。

陰的路上沒有蝴蝶，也沒有蜜蜂，只有滿天的紙錢灰在風中盤旋飛舞，最後落在肩頭。

大花咸豐草沒有開、小花咸豐草也沒有開，知道名字的、不知道名字的花也都沒有開，只有青草，綠油油的長在墳頭。

我把春捲放在墳前，走到外公的墓碑前跪下，緊緊的抱住那一塊小小的青斗石墓碑。額頭抵在中榜，拿著面紙擦著上頭的水珠子，就像外公以前抱著我擦嘴上的芒果汁一樣。

墓碑好涼好涼，上頭的水珠子穿過我的衣服，沁濕了前胸，尤其是左心窩。

雨持續的下著，不大，正好能把雙眼沾濕。我望著青斗石墓碑，指腹輕柔的、重複的摩娑上頭的字。

「外公，我給您帶春捲來了。」我輕輕地說著。



## 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「裡面加了五大勺糖喔。」

